

## 第三十章 老僧返錫白前因 水石團圓快萬古

生與松、雲們在散人舊宅住居數日，忽聞繡嶺鐘鼓齊鳴，村內人報曰：「雨花寺大和尚回來了！」眾人甚喜。詰早，石生夫婦率眾登山，令書帶捧繡嶺圖並蠟丸詩句相隨。大殿上蓬蓬播起法鼓，朗磚至禪堂升座，眾僧分侍。朗磚曰：「指上乾坤，由吾撮弄掌中，世界任我掀騰踢翻，五嶽平鋪一大戲場，搬演九州，隨意作小收煞，看花了人的眼睛，提酸了我的胳膊。雖不能段段爭奇，也博得時時引笑。悲歡離合，我亦聽其自然；鬻笑談諧，人莫視為有意。曰清言，曰韻事，種種任呼；作戲看，作文觀，股股聽取。今日收場的時節，那戲單兒也該來還老僧也。」

拈花曰：「石先生與大眾齊到門外。」朗磚忙令迎入，眾人參禮畢，散人曰：「別來歲月遞遷，和尚在何處遨遊，今日才返？」朗磚曰：「老僧如游魚飛鳥，海闊天空，聽其所止。幾年踏遍紅塵，今日歸來，還要向馬祖庵前重磨金鏡。」石生持詩畫近前曰：「自敝梓瞻仰慈顏，蒙贈詩句，數年來後先畢驗。但憶庵前相遇之時，和尚有『掉下紅羅』一語，至今未省，萬乞明言！」朗磚曰：「那紅羅道無不得，道有不成。君欲究取根由，待老僧還你個明白！」因向眾人細述當年入定時，見二仙子乘鸞跨鳳，並降人間，中有紅羅一幅，正墮余懷，及高誦上書之句曰：

碎汝半塊磚，投入千尋碧。

締我鳳鸞交，早飛龍湫錫。

這四句詩，乃君投我紅羅之語。半塊磚，石也；千尋碧，水也；龍湫乃君降生之地。君家夫婦昔時平舞青霄，今日同居金屋。二十年前的幻影活現吾前。老僧乃君家空裡冰人，影中月老，今日可告無罪。眾人聞言，莫不驚異！

石生與盈盈叩謝。朗磚曰：「這是你二人夙世仙緣，父不能操其權，母不能主其意，老僧不過暗中撮合。」對散人夫婦曰：「虛費你往來跋涉。」對松、雲二子曰：「卻虧你奔走周全。」向碧娘曰：「成夫義不愧賢名。」向翠微曰：「非子緣空勞。」對面指梅曰：「你衝寒犯雪，終博得春信先逢。」指柳曰：「你因雨愁煙，休埋怨東君遲嫁。」指繡嶺圖向盈盈曰：「交還你舊日彩毫。」向生取蠟丸詩曰：「塗抹我當年饒舌，試看這繡嶺峰頭齊會合，卻便是凌虛台上大團圓！」言畢，眾皆稽首。

散人復言棄名歸隱之事。朗磚曰：「從來蕉下鹿麋、枕邊蝴蝶，誰不認幻為真，以夢作醒？且喜三君遁世逃名，具有同心。」生曰：「夢醒重尋谷口花，逃名共入神仙籙，皆和尚棒喝之力也！」松、雲二子曰：「敝梓一面，雖未及細叩行藏，得窺繡嶺全圖，何異呂公授枕！」朗磚曰：「撇開紫綬金章，永作龍蟠鳳逸。真不待鍋中飯熟，早打破邯鄲也。」

忽聞殿角鐘鳴，朗磚下座。石生率眾相辭回家，眾人莫不稱歎。生與三婦入室。柳曰：「原來姊姊與他是舊相識！」梅曰：「這樣沒處央媒，尋了個和尚。」生曰：「我要與他結清淨緣，這媒人非和尚不可，只是大和尚趕鹿，大禿子開葷了。」三婦掩口。彩蘋進房云：「方才那和尚又矮又胖，大著一雙眼睛，笑起來竟像山門口的彌勒佛。要他相命的一般個個說到，我生怕他朝著我說什麼，只躲在人背後不讓他瞧見。」生曰：「你能知過去未來，你有甚虛心事怕他說破麼？」彩蘋紅臉無言。

一日彩蘋和一班侍女齊到竹邊。石生忽出，諸鬟驚散。生獨呼彩蘋入竹內曰：「子寧不怨望我乎？」彩蘋慨然曰：「當年客況蕭條，幸承恩寵，今日珠圍翠繞，獻媚爭妍，撫躬自思：『我何人斯？棄釜前魚乃自然之理。』不但無怨，若再望的也是癡人。」石生曰：「說那裡話？舊日私情深黏肺腑，終當置諸帳中，子宜少待。」彩蘋曰：「怕由不得你！」生曰：「爾勿慮，吾當圖之！」

後與盈盈同坐房內，彩蘋偶爾過前，生目送之。盈盈曰：「看得如何？」生曰：「裊裊婷婷，真不愧賢卿愛婢！」盈盈曰：「我是不愛，愛的自有人。」生曰：「還有誰敢？」盈盈曰：「膽大的就敢。」生曰：「這一朵蓓蕾不知幾時才開？」盈盈曰：「只怕幾年前就吹綻了！」生曰：「我不信，那討這一陣巧風？」盈盈笑曰：「聽你的佞舌！瞞得過蜂蝶，瞞不過青皇，你若肯供吐真情，或者還復修舊好。」生將盈盈抱之膝上曰：「慮爾生嗔，奈何？」盈盈曰：「嗔什麼來？許你自首免罪。」生為言之。盈盈曰：「這籌兒虧你下得手？」生曰：「譬如行文，到入化時有如神助，我亦不知其然而然了。」盈盈曰：「此事我當年早已參透，今日卻要你親遞這張認狀。」生曰：「知而不究，更見含弘！」盈盈曰：「當日我既欲自潔其身，若再將他拘束太緊，豈不閉絕你的生路？」生曰：「如此殘軀，皆由再造。既承見諒於前，還望慨諾於後。」盈盈曰：「許便許你，只愁你無御眾之力。」生曰：「多多益善，何慮之有？」盈盈笑曰：「此其為饜足之道也。」

翌日，語彩蘋曰：「我之愛汝，猶父母之愛我，不忍將你輕擲他人，東君垂念頗殷，我欲成全其事，你意若何？」彩蘋屈膝裙邊，羞慚無語。盈盈告其姑與母，並語梅、柳，遂收採蘋於房。阿姥曰：「夫人真量寬如海，怎便把普天下的賢慧都聚在你一人身上？」松、雲夫婦莫不稱贊盈盈之賢，而羨石生之福。阿姥戲彩蘋曰：「二娘、三娘是如夫人，你只怕再如也如不去了！」彩蘋曰：「你曉得什麼？釋家有六如，儒家有九如，婦人家三如怕如不得？」三婦聞之，以語石生，笑不能止。出語松、雲，皆為絕倒。

石生既得彩蘋，四美已具。一夜置酒房中，生與盈盈並坐於上，梅、柳、彩蘋列坐其次，杯傳盞遞，快極平生。生飲既醉，謂盈盈曰：「眾美當前，使人目迷五色。」盈盈曰：「妾當持公，為良評定：蘋須遜柳三分綠，柳卻輸梅一段香。」梅、柳曰：「姊姊無聲臭至矣！」生又謂盈盈曰：「余常恨生平無兄弟之樂，今感卿和順，得收諸美，意欲造花萼樓，設長枕大被，與眾美人共寢，以補不足。且欲臥游赤壁，縱一葦之所如，使無為劉為呂之偏，豈非快舉？」盈盈曰：「昔田文有三窟，便欲高枕；君今已成四窟，欲為長枕，誰曰不宜？」柳曰：「君可謂兔中狡狡者矣！」眾皆喧笑。

盈盈謂三婦曰：「余自幼耽吟愛賦，理家之道實乃茫然，望諸賢妹共出所能，襄力余不逮。」生曰：「梅娘有調羹和鹽之手，柳娘擅飄綿織線之長。」指彩蘋曰：「這先嘗後進的佳人，中餽乃其職也。」盈盈笑曰：「蘋繫（藻之菜可羞。」彩蘋曰：「我的羞菜做長久了。」眾皆大笑。梅、柳曰：「姊之才全德備，豈眾婦所及？身為主婦，宜與郎優游晏樂，百凡家務，妾輩自當身任其勞，不煩過慮！」盈盈甚喜，盡歡而起。

後彩蘋告生母曰：「夫人腹堅了。」生母大悅。明年，舉一子。碧娘、翠微亦相繼有得。因管鮑情重，朱陳義篤，迨後子孫昌熾，遂世世諧姻誼雲。

石生與松、雲二子自入賽桃源，增置室廬，一門共處，使風戶月窗面面相向。因其園之基辟而告費之，裁得志也。

亭台，若池沼，高下彎環，各極其致。有田可稼，有桑可蠶，有麻可漚。芝菌芋栗足於山，菱芡魚藕足於池。無催呼，無早潦，無災眚。溯流有舟，登高有屐，下澤有車，四時嬉游，隨其所適。三子和於外，諸婦和於內。出而朋友勝於兄弟，入而夫婦宛如朋友。朝相為歡，暮相為樂。居民交際，雍熙和睦。不必燒丹辟谷而後為仙，儼若服食安居而已非俗。問其年，年不知；睹其人，人不老。沕沕穆穆，直與天地同其無盡。余故樂為傳之，以告天下萬世之為佳人才子者。

慕空子題：

松石

歲寒不改高人品，歷久彌堅君子風。  
此日得成煙月友，與君奇峭恰相同。

雲石

托根爾既出無心，我亦居山恐不深。  
千疊濃陰封谷口，莫教顛叟得相尋。

松雲石

百尺蒼鱗矯若龍，片雲繚繞樂相從。  
天風吹動休驚虎，怪石崢嶸臥碧峰。

前題

松宜倚石松偏峭，石若無雲石不靈。  
交到忘年情愈密，雲蒸石古對松青。

水石

枕流枕石原同枕，愛把冰清嫁藁砧。  
有約飛來千里外，郎情重似妾情深。

梅石

玉立亭亭瘦更妍，寒香飛下石牀邊。  
宛如高士夢修坐，鶴氅仙娥笑近前。

柳石

誰將蒼老崢嶸骨，移近纖纖婀娜姿？  
應為山靈添一瑞，儼然石立柳生時。

蘋石

南澗回流一柱擎，蘋絲石發兩牽情。  
相逢采采休辭手，最愛卿卿九子名。

水柳梅蘋石

蘋水相逢美且都，梅嬌況復柳堪圖。  
試看繞座驚人豔，石豈硜硜小丈夫。

擱筆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本書完](#)  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